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 主编 王宇信 策划 姚铁军 李旭

中国殷墟

骨文化

殷杰 殷诚凯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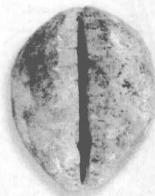
主编 王宇信

策划 姚铁军 李旭

中国殷墟

骨文化

殷 杰 殷诚凯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殷墟骨文化 / 殷杰, 殷诚凯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9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

ISBN 978-7-81118-507-2

I . 中… II . ①殷… ②殷… III . 骨器 (考古) - 考古发现 - 安阳市 IV . K87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330 号

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上海市“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选题策划 姚铁军 李旭

责任编辑 李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

中国殷墟骨文化

殷杰 殷诚凯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南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95 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978-7-81118-507-2/K·065 定价: 5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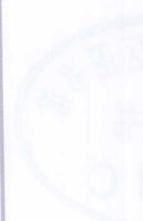
中国殷墟骨文化



商代夔龙象牙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殷墟骨文化



妇好墓出土带流虎鳌象牙杯



妇好墓出土骨勺

中国殷墟骨文化



妇好墓出土的穿山甲形、凤形、龟形骨刻刀



妇好墓出土镶嵌绿松石的骨虎



中国殷墟骨文化



商代龟甲刻辞



目前是最完整最大的卜骨，
长40.5厘米，宽25.5厘米。



骨印章



骨贝

骨圭：上“山”，中“禾”，下“太极图”。



目前最长，最完整的骨笄。长37.5厘米。

中国殷墟骨文化



骨质艺术品



骨质生活用品



骨质兵器

中国殷墟骨文化



骨质工具



中国殷墟骨文化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先生(中)与本书作者
殷杰(左)、殷诚凯(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振香先生(中)与殷杰(右)、殷诚凯(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锡璋先生与(右)、殷杰(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先生(中)与殷杰(右)、殷诚凯(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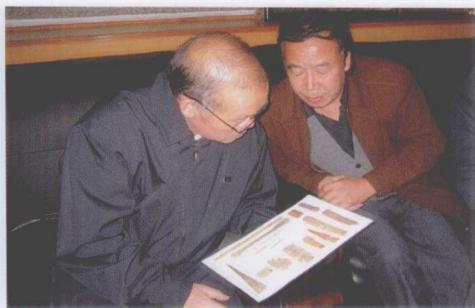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宝成先生
(中)、安阳市考古工作队老队长孟宪武先生
(右)与殷杰(左)



中国殷墟骨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曹定云先生谈骨印章



曹定云先生(左)、孟宪武先生(右)在研
究殷墟骨器收藏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
德先生(中)、孟宪武先生(右)与殷杰(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
长唐际根博士(中)与殷杰(左)、殷诚凯(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玮璋先生(右3)、曹素琴
先生(右2)与殷杰(右4)、殷诚凯(右1)



作者简介

殷杰，男，1945年6月出生。祖籍河南省安阳市韩陵乡黄家营村。1967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1981年参与安阳市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安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前身）的筹备工作，1982年调入安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参加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百科丛书·安阳市》卷的编纂工作。1992年获编辑职称，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安阳市志》编纂工作中任责任编辑，1999年12月退休。现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中国古都学会会员、安阳市收藏协会理事，从事殷墟玉器、骨器的收藏研究已有20多年。

殷诚凯（殷庆），殷杰之子，男，1974年12月出生。1995年毕业于安阳市财会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任会计。1999年赴日学习日语，2001年3月日本岗山外国语学院日语学习毕业，2005年3月日本城西大学经营管理系毕业。近几年从事殷墟玉器、骨器的收藏与研究工作。

中
国
殷
墟
骨
文
化



序《中国殷墟骨文化》

王宇信

殷杰、殷诚凯合著《中国殷墟骨文化》一书，凭着他们对殷墟文化的热爱与追求，经过几年的研究与思考，补充与修改，三易其稿的刻苦努力，终于完成并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一位非考古科班出身的殷墟骨器收藏家的殷氏父子，不仅在收藏中为保护和传承殷墟骨文化作出了成绩，而且在收藏中体会了殷墟骨文化的气象万千，从而完成这部从前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我在分享殷杰收藏与收获的快乐的时候，自然乐意遵嘱为他们这部新作写上几句话，以表示我诚挚的祝贺！

殷墟文化博大精深。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科学发掘殷墟以来，至今80多年的科学考古和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成为专门的学问——殷墟学。且不说百年来形成的国际性学问——甲骨学就是从安阳殷墟开始和光大，是殷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他不少举世闻名的学科，诸如殷墟青铜器学、玉器学、陶器学、殷墟建筑学、殷墟考古学、殷代历史学、文化学等等，都是殷墟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殷墟学是商代都城学，是晚商文明的集中概括和最高水平的体现，对世界文明进程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殷墟学是逐步通过学者们对殷墟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和殷商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殷墟都城遗址是殷墟学的骨架和载体，而灿烂的殷墟文化是殷墟都城遗址的血肉和灵魂。在2008年10月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曾撰文论述殷墟都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即1928年至1937年的十五次科学发掘，发现了被历史的泥土掩埋了三千多年晚商都城的架构，即再现了昔日宫殿、宗庙和王陵区的布局；而1949年以后至2006年殷墟“申遗”以前，是殷墟都城文化不断丰富和再现殷墟文化辉煌时期。而2006年7月殷墟“申遗”的成功，标志着殷墟文化进入了全面弘扬时期。所谓全面弘扬，即在继续发掘和研究中弘扬，在继续深入研究和全面探索殷墟文化中弘扬，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展示成果的景观和使殷墟原住民享受到“申遗”成果中弘扬，在遗址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弘扬。而殷杰等《中国殷墟骨文化》，就是在全面弘扬殷墟文化阶段涌现出的新成果。

殷墟文化（亦即殷墟都城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殷代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虽然如此，由于铜料资源毕竟有限，且铸造工艺复杂，因而青铜制品多为庙堂之器，而一般民众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大自然中的石头（质

中
国
殷
墟
骨
文
化





地不一),却可俯拾即得。发达的畜牧业,使食余之兽骨唾手可得。因此,商代以石、骨为原料,制作一般实用器、装饰品(或高级用器、礼仪用品)还是较青铜为原料要方便的多。不仅高级贵族可用于特定场合,而一般下层民众也可用于日常生活。因此,商代的骨器和石器一样,其使用范围是较为广泛的。历年殷墟遗址,出土大批石器骨器,成为殷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辈学者对殷墟的骨器有不少精湛研究,为殷墟骨文化探索开了先河。特别是近年来,不仅在殷墟发现了不少规格不一,形制各异的大批骨器,而有关制骨作坊遗址更有不少处的新发现,诸如北辛庄、大司空村、薛家庄南地、花园庄、小屯等地的制骨作坊遗址,总面积达几万平方米,发现骨料达上百万块之多。如此等等,这就为我们对殷墟骨文化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殷杰等《中国殷墟骨文化》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有关骨文化发掘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给殷墟骨文化研究的不可忽视性以启示,并将促进殷墟骨文化研究的深入。

《中国殷墟骨文化》还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即对传世的收藏品在书中进行了介绍。收藏就是在收藏文化,传承历史,保护文物。而收藏品的断代、工艺等,既以考古出土品为依据,又为考古出土品的丰富和补充。殷杰先生多年痴爱收藏殷墟骨器,在收藏中学习、研究,在学习、研究中提高收藏和鉴赏水平,所获不乏精品。这次在书中将个人藏品公之于世,从而为骨文化的研究贡献了一批新资料。我希望有更多的收藏家,把您自己用“心”收藏的珍品公诸于世,以让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分享您收藏的成功与快乐,为研究增加一批又一批的新材料!

我和殷杰本不认识,在著名考古专家孟宪武教授的介绍下,在《中国殷墟骨文化》的撰写过程中,我们由不熟悉到成了“老”朋友,我自然为朋友的大作完成而感到高兴并向出版社推荐!这么多年来,不少安阳当地的朋友,为弘扬殷墟文化,从不同岗位上退而不休,或收藏成为当地大家,或写出了有份量的著作。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不断分享他们成功的快乐。我希望,像傅林明《洹宝斋藏甲骨文字》、史昌友《灿烂的殷商文化》、杨善清、杜久明《中国殷墟》、张坚《耕耘集》和殷杰等《中国殷墟骨文化》等等这样的雅俗共赏,弘扬殷墟文化的著作更多问世!

往事越千年。殷杰是“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即历史上显赫的殷氏后人,但他们早已忘却了《麦秀之歌》的感伤。遍布海内外的殷氏宗亲,正以昂扬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作出了和正在作着巨大贡献。而身居先人故地安阳的殷杰,以他的收藏、他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为“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做出了贡献!

2009年6月28日
于北京方庄芳古园
入帘青小庐



前 言



殷墟是有文字记载的、为考古所证实的三千多年前的殷代都城。这里有帝王宫殿、帝王陵寝。在殷墟约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八大古遗址：（1）宫殿宗庙遗址，有大约100多处基址，现在已经展示34处；（2）王陵区的12座大墓遗址；（3）洹北商城遗址，内有宫殿、民居、墓葬等；（4）以妇好墓为代表的近70座商代贵族墓遗存；（5）密集的商族邑遗址和民居遗址；（6）众多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制铜遗址、制陶遗址、制骨遗址、制玉遗址等；（7）70多座商代车马坑遗址；（8）至少有2500座祭祀坑遗址。另外还有众多的其他遗址，如殷代道路、河道等遗址。出土的15万余片刻字甲骨与6000多件青铜器，是殷墟作为商都的有力实证。它们证实了殷商晚期的都城、宫殿、宗庙就在安阳而不是别的地方。2006年7月13日，安阳殷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之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经拥有文字，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而甲骨文则把中国古代文明延续至现代文明。如果没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我们无法了解到3300多年前的中国文字，无法了解一个完全未知的商王朝的秘密。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证明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古代文献的不伪，印证了中国在秦之前夏、商、周三代的确实存在，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前提了近五个世纪。目前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大部分出土于小屯村宫殿宗庙遗址。作为文字主要载体的卜骨、卜甲是经过加工后的牛肩胛骨和龟甲。在殷商时期，王室和贵族占卜用的牛肩胛骨和龟甲数量相当庞大。殷墟遗留下来的卜骨卜甲到目前为止有数十万件，以无字者多，有字者少。

骨器是指用动物的骨、角、牙等作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种器物。早在

中
国
殷
墟
骨
文
化



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开始制作和使用骨器。到目前为止，殷墟已发现5处制骨场所，遗址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出土废骨料上百万块。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殷商晚期都城制骨场所之多、范围之广、生产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殷商时期的制骨业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殷墟发现的大量骨器，除占卜用的卜骨、卜甲外，还有诸如：骨雕艺术品、装饰品、礼仪兵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器类，说明这时期骨质器具使用已很普遍。不仅王室、贵族使用，平民、奴隶也都在使用。其中精美的骨雕、角雕、牙雕艺术品、动物形笄首的骨笄、骨刀、骨锥等装饰品和生活用品出自王室贵族大墓。如：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穿山甲形、凤形、龟形三件动物形状的骨刀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骨蛙、骨虎等都是十分精美的佳构。王陵西区M1550大墓发掘时，出土的一个陪葬女性头戴的骨雕花丛，头上骨雕装饰面积大于头部。妇好墓出土骨器569件，M260出土骨器251件，M18出土骨器28件，M54出土骨器61件，加上M1550等，这批贵族王室墓出土骨器约1000多件。按说这些精美骨器应该出土更多，但是，因长期以来王陵区大墓被盗严重，甚至有的大墓被盗掘十几次，墓内随葬物几乎被盗一空。在对殷墟近80年的科学发掘中，像未被盗掘的妇好墓中的骨器精品很难见到。

殷墟出土骨器除王室成员拥有的骨器精品外，经过加工的一般骨质装饰品和工具一类，可能是属于奴隶主贵族和平民所有。还有不少是下脚料制成的粗糙骨制品，均有使用痕迹，使用者应是身份很低的平民和奴隶。这些骨制品虽然加工不太精细，制作也较简单，但是，使用范围广，数量较多，可以看出当时的骨制品已不再是王室贵族所独有的财富，而是在人们平时的生产、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依据殷墟发现的五处制骨场所，上百万块的废骨料，以及被普遍使用的骨制品等，可以看出，动物的骨、角、牙在殷商时期已成为当时社会手工业作坊的主要生产材料之一。殷商骨器在当时使用范围和数量应远远超过青铜器和石器，在对殷商时代文明的认识中不能忘记“骨器”，殷商时代应是“金石骨并用的时代”。

王宇信先生说：“认识殷墟、研究殷墟、宣传殷墟，不仅是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甲骨文故乡—安阳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殷商骨器过去很少有人问津，对殷墟骨文化的研究更少。殷墟骨文化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去研究它，就不会知道它在殷商时期的



重要性和对人类的贡献。在收藏过程中，使我们对殷商骨器、玉器产生了浓厚兴趣和爱好。随着时间的延长和收藏品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殷商骨器的收藏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齐全，我们开始想，三千年前殷人是怎样的生活，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通过长期的收藏、研究和分析，认为骨器在殷商时期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中起着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和夫人于玉兰、儿子殷诚凯共同产生了一个想法：写出一本书，将我们收藏的殷墟骨器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鉴赏、研究殷墟骨器。特别是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这一愿望就更加强烈。或许有地域和族氏的原因，我们是安阳人，又是殷氏后裔，对宣传殷墟应该做一些事情，为弘扬殷商文化略尽绵薄之力。我们一边整理收藏品，自己拍照片，一边收集资料，撰写书稿。全家人虽然很辛苦，但十分欣慰。正在我们为资料贫乏而为难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孟宪武、谢世平先生发表在《殷都学刊》（2006.3）的文章。孟先生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教授。他知道我的想法后很高兴地说：“目前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是空白。”他非常乐意支持我们，不仅帮助我们查资料、审阅书稿，还为我们引荐了在殷墟工作几十年的老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老专家郑振香、陈志达、殷玮璋、杨锡璋、刘一曼、杨宝成、曹定云、徐广德及唐际根等人。他们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认为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将会填补殷商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年近八旬的郑振香先生和年过八旬的陈志达先生两位老前辈看后高兴地说：“您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东西。”杨锡璋先生看到我收藏的骨器时说：“都是好宝贝，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以前我都没有见到过，有好些我们都没有。”并用了3天时间对早期初稿一字不漏看了一遍。刘一曼先生在书稿的编排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杨宝成先生看过收藏品后说：“都是好东西，一定要好好保存。”曹定云先生看了藏品后说：“这些都很好，最好的一件是‘骨印章’。”可以看出，这些专家对殷墟文化的由衷热爱和对我们后辈工作的热忱关怀。

在安阳工作站还专门请教了古动物骨骼专家李志鹏博士，他将我们收藏的部分殷商制骨用料给予了确认，看了骨器藏品后说：“这些骨器藏品的外表，没有几千年的自然浸蚀，骨器上面的颜色和皮壳就形不成。”

2007年10月，我和孟宪武先生在北京见到了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